

主编 · 王鹤
世界出版社

吴山明一次在藏区写生时偶以砚中宿墨作画。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精妙效果，引发了他对宿墨的苦心挖潜。宿墨指隔夜之墨，因静置已久，墨汁开始离析，部分烟粒有所脱胶，颗粒变粗，水与墨之时溶时结，韵变丰富，增加了表现力，拓展了审美情趣。

作为一种墨法，宿墨最早在宋代郭熙的山水画论里提及，以往画家偶尔亦用来丰富墨相，并没有物尽其材，更不能更多发挥宿墨的妙用，数百年来既无人想更无人做。

一直到黄宾虹才把宿墨列为「七墨」之一，在山水画中破天荒地开发聚焦宿墨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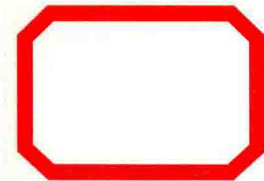


吴山明

中國國畫十家

TEN CHINESE MASTER INK PAINT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画十家 / 王鹤主编.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012-3359-5
I. 中… II. 王… III.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4808 号

主 编 王 鹤
责任编辑 吴超莹
文字编辑 吴超莹 马莉娜 张 琨
英文翻译 周宗欣
责任出版 林 琦
装帧设计 王 鹤
平面制作 刘新岭

中国国画十家
zhongguoguhuashijia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品	北京雅泰慧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网 址	www.yabangart.cn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2 42 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359-5
定 价	460.00 元 (全套 1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重大的革新成果，人物画和山水画成就尤为显著。在社会急剧的变革中，时代赋予中国画以新的使命：反映现实、描绘人和自然的面貌、塑造当代水墨画的新形象等，以推动社会进步。直接承继文人画传统的中国画，在目前面临社会需求和西画写实的挑战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也赋予它革新的大好良机。时代造就和推出了中国人物画及山水画革新大家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等人，他们吸取欧洲写实造型和写生法，将其融合在写意的笔墨造型之中，用来表现当代社会现实，创建了具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艺术语言。在他们的推动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画家和山水画家，使中国水墨画在世界艺坛上独具面貌，大放异彩。

鲜明的民族气息是当代中国水墨画的重要特色，这既见于它们的表现语言——对线条的运用上，在如何把素描的块面造型和线条造型有机结合方面，几代艺术家做了艰苦的探索，在两者巧妙交融中充分发挥了线条的潇洒、飘逸、古拙的表现力，又见于它们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与彰显上。中国传统文化温文尔雅的气度与“中和”、“中庸”的精神，赋予中国水墨画一种特有的美学品格和艺术魅力。

所以，欣赏当代中国水墨画，需要有品评能力，绝不能满足于对题材内容的理解和接受这个浅显的层面；所以，水墨画家也绝不能满足题材的新颖或新奇，而要在刻画人物、自然深度和体现人文精神方面，在形式语言上苦心经营、别出心裁。

世界知识出版社选择上世纪后期凸现出的中国当代国画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绘画语言上，风格各异，独具匠心。入编范围有中国现代焦墨山水画的开拓者、现代人物画的奠基者、现实主义题材表现者、古典人物画的创造者、水墨语言的问道者、新文人画的代表者，他们以强烈的个性语言，抒写着各自的情怀，在不懈的努力和奉献中，他们的笔墨痕迹将留在时代的记忆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世界上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理解，水墨人物画必然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8年3月于中央美术学院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has undergone great and deep-rooted reform and changes, with impressive achievement especially in figure painting and landscape painting. The time and rapid social changes have posted a new task on Chinese painting, which is to truly reflect the nature and human being and give a new image of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for more social progress. A royal successor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raditions, Chinese painting has been badly pressed and challenged by an increasing social demand and realistic Western painting, while it provides, however, excellent chances for new reform. The times have brought about such great Chinese figure and landscape painting greats as Xu Beihong, Jiang Zhaohe and Li Keran. These great reformers have successfully combined realistic European sketching skills with freehand ink painting techniques. Their refreshing efforts resulted in a real image of the society of the time and an artistic language with a sense of time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such encouragement, a great number of outstanding figure and landscape painters have risen to bring a brand-new and shining image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in the world of arts.

The distinctive national flavor,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k painting, is

by Shao Dazhen

Preface

strongly visible in many aspects. In its expressive language or the use of lines, for example, generations of painters have made painstaking efforts for a closely-knit combination between blocks and lines in sketches. In such a graceful manner, the expressive power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re fully embodied. The extraordinary dignified manner and attitu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given Chinese ink painting a unique aesthetic quality and artistic glamour.

The World Affairs Press has wisely picked up these painters, who outstood others with different style and artistic language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20th Century. Included in this book are pione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who use heavy ink dots, ground-breakers in moder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painters featuring with realistic subjects, vanguards in ancient figure painting, hard researchers in Chinese ink painting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w Southern School painters, etc. With distinct individuality and through hard efforts, they express their feeling and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of arts. They have left their unique marks on history as an ever-lasting legacy.

When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an impressiv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and her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spected and understood worldwide. And this will, undoubtedly, offer an even broader space to Chinese ink figure painting.

March 2008 in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Wu Shanming

吴山明

1941 年	生于浙江省浦江县
1964 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美术家协会主席 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会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 国家邮票评审委员、文化部文化艺术品鉴定委员 兼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工程学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曾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院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美院造型艺术学部主任
二十世纪	个人专著与画集有《吴山明画集》、《吴山明意笔人物画选》 《吴山明水墨速写集》、《毛笔速写》、《意笔人物画技法》、《中国意笔人物画》（教材） 《吴山明水墨人物画集》、《吴山明中国画精品集》等二十余种
1997 年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拍摄并播出吴山明专题
1999 年	应外交部、文化部之约，为政府总理访美国国礼
2004 至 2005 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名画家大系——《吴山明集》 荣宝斋出版《吴山明画谱》、《吴山明画稿》 作品参加第一届、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2005 年	八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交协之约为国家主席访美创作礼画
2007 年	主创作浙江省美术重点历史画项目的《孙中山海宁观潮》，主创国家历史画重点项目的《遵义会议》、《中国画传统意象表现的世界性研究》获列国家级重点课题项目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水墨散文》画集 《中国日报》出版人民艺术家系列——《吴山明专集》

形神并至 笔境兼夺

——读吴山明的人物画

薛永年



湖南山村采风

宿墨多君变晶莹，最平凡处最关情。

交融境象开生面，淡远空明胜有声。

上个世纪中国画最突出的成就在人物。水墨人物画以“现代浙派”为一大劲旅，而出身于“现代浙派”的吴山明又开创了不同师辈的“当代吴家样”，贯通了传统与现代，融会了人物与山水，形神并至，笔境兼夺。人物形象化入了氤氲的自然，神韵生动；笔墨像闪烁的黑水晶，单纯璀璨；意境像竟陵派的诗篇，淡远空明。其意象、境界和笔墨之美，显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在当代画坛上独树一帜。思考其成功之美和所致之由，显然是饶有兴味的，也会引出宝贵的启示。

发展意笔人物的两大问题

“当代吴家样”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此之前，水墨人物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断改变着突破前人的路径。在此同时，为进一步超越既往成就已出现多种取向。然而自古及今，水墨人物画的与时俱进始终不离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怎样有效地扩展精神内涵，另一个是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笔墨与造型的矛盾。若不找出统一笔墨与造型的新方式，既难于开拓新的意蕴与境界，也无法自立于各领域风骚的古今画家之林。

自古以来，中国人物画便形成了两种体格，一为工笔，一为意笔（亦称写意）。在意笔人物兴起之前，占据画坛主流的是工笔重彩人物。当时，墨法尚未自觉，笔法主要是细笔的线描，可称“有笔无墨”。线描则服从于“应物象形”造型观，进而传达对象的精神气质，即所谓“以形写神”。意笔人物画兴起之后，占据画坛主流的已是写意山水与写意花鸟。此时，笔法墨法都得到了发展，既有了粗放笔法中各种形态的点线面，又有了墨法中浓淡干湿等变化，甚至一笔之内便见墨色过渡，不但讲求“水晕墨章”而且刻意“笔精墨妙”。由于写意观念的深入人心，笔墨不仅要用以“状物”——描绘客观对象的形神，而且同时还要用来“写心”——表现画家的感情个性。相对人物画而言，写意的笔墨与精确的造型便成了不易两全的难题。

人们普遍感到，发挥写意精神，意笔人物大大难于意笔山水。明代徐沁指出：“能以笔墨开拓胸次而与造物争奇者，莫如山水，……非若体貌他物，殚心毕智以求形似，规规于游方之内



也。”他又说：“若夫造微入妙，形模为先，气韵精神，各极其变，如‘颊上三笔’，‘传神阿堵’，岂非酷求形似哉？”确如徐沁所见，画人物而不求形似，则对象个性全无，谈何传神；求肖似又势必影响笔墨的随心流淌，又怎么能表现写意精神，实现创作自由？以此之故，元明清数百年间，山水花鸟风行海内，名家辈出，山水更跃居各画种之上，但实属凤毛麟角。一般的意笔人物画家，为了笔墨写意的自由无碍，疏离了“应物象形”的古典造型观，略于形似，向山水花卉的宽泛图式靠拢，一意“以形写意”，加上选材的厚古薄今、创造的脱离生活、和画法的陈陈相因，致使意笔人物画的主流陷入了类型化的泥沼，丢失了“以形写神”的传统和持续发展的活力。

20世纪以后，志在振兴中国画的人物画家，为纠正明清人物画的流弊，引进了西方的写实主义，开宗立派，形成主流。这一派大率以素描为造型基础，以笔墨（主要是勾勒皴染）为表现手段，使笔墨为严谨的造型服务，务惟妙惟肖。由此公式化、类型化被抛弃，人物个性得到突出，复兴了“以形写神”的传统，刷新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面貌，有效地表现了关系国运民生的时代心音。但由于矫枉过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求笔墨的形式美感和写意功能，在全面发挥笔墨传统的妙谛上若有不足。以“现代浙派”领军人物为代表的一批画家，继承了近现代水墨人物画取材立意的传统，筑基于坚实的素描、速写功夫，掌握了高强的人物造型能力，又取法于传统文人写意花鸟画的笔墨韵味与抒情功能。在前辈水墨人物画家勾勒皴染之外，广泛运用点厾、泼墨、没骨和破墨，于是变质实为灵动，成为现代水墨人物画中更加生动灵变的一支，在一定程度上为写实造型注入写意精神和笔墨美感，提高了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

开创“当代吴家样”之前，吴山明已是“现代浙派”第二代中的佼佼者，正当他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审美方式与造型方式之际，新时期对古今传统的反思、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开放，为水墨人物画超越前辈提供了多种可能，题材选择从聚集英雄人物扩展到芸芸众生，意蕴表达从思想感情的高亢昂扬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艺术语言也从大同小异的水墨写实发展为多姿多彩，但因参照系的不同，约略表现为三种取向：一种以复古为更新，借径于意笔人物优秀遗产并不丰厚的古代文人画，尤着意于笔墨的写意，大多以休闲的“墨戏”表现精神的超越，虽发展了非书法式线条的表现力，但往往描写古代人物，故在造型上重蹈公式化、类型化者亦复不少。另一种以学西而求变，取法西方现代派，尤致力于造型的夸张奇变，求视觉的冲击、时空的幻化，虽在表现自我甚至开发潜意识上不无探求，亦刷新了视觉样式，但不少远离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和笔墨奥义。第三种则努力深化晚近传统，坚持写实造型而力求突破，多能摆脱主题性绘画的文学性，谋求直观可视的绘画性，在描绘当代题材中，关注万家的忧乐，探讨水墨技法与西式制作手段的结合，虽丰富了画面肌，但致力于传统笔墨挖潜并以新方式实现人文关怀者，亦不多见。

吴山明基本上属于第三种取向的画家，由于师承“现代浙派”，在艺术思想上颇受潘天寿主张的陶融，深信中西绘画作为两大体系，相互间的吸收，不该削弱各自的特点，而应有助于拉开距离，使原有的传统更加丰满。对传统的理解，也不局限在技巧形式领域，而深入到文化精神和审美方式层面。在同样意义上他也颇受黄宾虹的影响。惟此之故，他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把深化艺术蕴涵和纯化绘画语言作为突破口，为此紧紧把握了两点。一是反复走向生活，走向前辈画家未及充分关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发现耐人寻味的宝贵品质和文化精神。二是不断深入传统，深入传统的艺术精神、审美取向、语言方式、媒材技巧，洞察中国绘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髓。鉴于意笔人物画传统相对薄弱，他特别重视深入前辈浙派人物画家尚未深入的水墨画传统，特别是山水



在家与外国访问者交流示范



与2000级人物研究生班同学讨论教学

画传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并引入意笔人物画的深藏潜力。

宿墨张力与写实造型

在对传统的深入开掘中，吴山明牢牢把握住笔墨相辅相成的精义和毛笔宣纸水墨特有的灵敏性与渗化性，努力在前人尚未充分施展的空间中，进行既纯化语言又强化视觉张力的离析与重组，经反复实践，形成了中锋笔踪和宿墨渗化相结合的笔墨方式，似古而实新，奇妙而卓异。

传统的水墨人物画，讲求有笔有墨，而发墨离不开笔，不通过一定的笔迹，墨的变化永远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为此中国画家向来在使笔中运墨，讲求一画落纸，是笔又是墨，充分发挥用笔踪迹的主导作用，高度重视“笔踪”。唐代张彦远就贬抑吹云之法，称其“虽曰妙解，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讲求笔踪，也就是讲究以笔法形态的千变万化和运笔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去状物抒情，但看重笔踪不等于忽略笔墨的相互生发，更不等于把墨韵变化死死控制在笔迹形态之内，无视笔墨生发中的随机性。没有这种随机性，便解放不了墨，容易失去天趣。“现代浙派”的绘画，比同时代的水墨人物画，笔踪无疑更丰富而有节奏，墨气也更灵活多变，但是墨韵的发挥仍局限于笔迹的框廓之内，少见墨法的机趣天然。

吴山明在纯化笔墨语言之初，画过白描人物，画过焦墨人物，也画过泼墨泼彩没骨人物。一次在藏区写生时偶以砚中宿墨作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精妙效果，引发了他对宿墨的苦心挖潜。宿墨指隔夜之墨，因静置已久，墨汁开始离析，部分烟粒有所脱胶，颗粒变粗，水与墨之时溶时结，韵变丰富，增加了表现力，拓展了审美情趣。作为一种墨法，宿墨最早在宋代郭熙的山水画论里提及，以往画家偶尔亦用来丰富墨相，并没有物尽其材。能不能更多发挥宿墨的妙用，数百年来既无人想更无人做，一直到黄宾虹才把宿墨列为“七墨”之一，在山水画中破天荒地开发焦浓宿墨的潜能。吴山明又运用宿墨中大水大墨的行笔涩厚及水分渗化的意外之趣，凭借笔渍的交叉叠压，造成了既气韵流动又骨体坚凝的效果，亦苍亦润，浑厚华滋，化腐朽为神奇地开拓出了中国大写意人物画淡宿墨法的一片宽阔天地。

“当代吴家样”的笔墨语言正是在黄宾虹宿墨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人物画的造型讲求确定性，宿墨的墨韵带有随机性，二者相互矛盾，在人物画中发挥宿墨，对于出身“现代浙派”的吴山明而言，必须解决两个化西为中的问题。一是变西式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观为中式讲求结构的造型观；二是变以笔墨服从于体面造型为主的手段为以线造型为主的手段。吴山明正是在不断钻研中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实现了笔踪与墨韵在水分冲击下的精妙生发，从而为意笔宿墨人物画的神明变化开拓了广阔空间。

吴家样的笔迹，充满变态又高度提炼，去掉了近现代水墨人物画皴染点乱，把点线面结合的笔法形迹，纯化为中锋的线，以短线为主，多成组使用，从整体着眼，不胶着于质感，不拘泥于次要细节，把握住最关键的部位。笔迹以碑味的凝重融入帖味的流畅，讲藏头护尾，一波三折，状如春蚓秋蛇，又多笔断意联。因使用长锋羊毫，蓄水多川流泻缓，落纸之后，既形成了沉厚有力的笔痕，又出现了笔痕框廓外的墨韵渗化，渗出了结构的凹凸转折，渗出了厚度，也渗出了韵味，起到扩张线



山区采风

条，延展笔痕而塑造形体的作用。笔痕框廓内外因宿墨脱胶程度及水分的渗润之异，更出现了结构化的不同，其凝结处有干笔的骨力，但干而能润，其化散处有湿笔的飘渺，但虚中有实。这种笔墨语言极其单纯又变化自然，既意在笔先，又有一定自动性，既讲求传统的笔情墨趣，又不乏随机偶成的新异肌理，既得心应手，又天趣盎然。大略在有控制又不完全控制之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之美，实现了高难度的写意笔墨与高难度的写实造型的统一。吸取了西方写实人物画法的造型精微，但出之于有骨有肉、有气有血、有生命有个性的笔墨，强化了中国画笔墨状物写心的表现力。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的是一超越前人与古为新的创造。

山水意识与传神和构境

吴山明还十分重视开掘传统山水画诉诸观者的审美方式，特别是平淡有味地升华精神境界的造境方式。在中国传统美学的陶冶下，平中求奇淡而有味的作品，向来被视为中国画的高品位，遗憾的是在古代山水花鸟画中时或有之，人物画殊为少见。近百年来，因社会变革的激荡风雷、振兴中华的庄严使命，有责任感的水墨人物画家，率多投入了火热的斗争，选取重大题材、描写新的人物、表现新的思想。“现代浙派”的第一代画家，更能通过表现富于新意的生活情趣，小中见大地讴歌新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但取自西方的写实观念与写实方法，一方面成为画家以文载道的利器，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对传统审美方式的发挥。进入新时期之后，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水墨人物画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也有一些作品太重自我表现，对内心情感的表现太个人化，甚至热衷于表现苦闷、迷惘、挣扎和狂躁的情绪。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简单袭用，消化不良。二是囿于画室生活天地狭小，源泉枯竭。三是不大注意以提升作品的精神境界陶冶观者，丢失传统，有变无承。

传统写意山水画亦不以境之奇怪为高，而以平中求奇为主，追求在平常的景色中画出自然、历史和生命的统一。其实任何高明的传统艺术，都不是情绪的发泄，



直白的叙说，而是通过涵养性情、净化心灵，使真情实感升华为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前辈美学家宗白华早已指出：“中国画所表现的审美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积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为了在人物画中引入这一精义，他走出画室，贴近生活，不断囊笔远行，下滇南，上天山，进藏区，入延边，去内蒙，赴绍兴，在与最平凡最普通的各族老少妇孺的接触中，感受他们生存状态，悟解他们的内心精神。在这些宁静、单纯、质朴、有追求、富活力的人群中，他发现了他们生活态度：淡泊而积极，平凡而不平庸，他深深感受到这种世代默默支撑民族大厦的不朽精神竟是与静穆崇高的大地山河以及生生不息的历史同在的。这种直接来自原生态生活的深切体验，成为他创作淡而有味作品的源头活水。

如上所述，当不少画家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新良药之时，吴山明却从生活感悟出发潜入传统，特别是山水画传统，参悟其坚韧不磨的文化精神，领略其升华精神的审美方式。他深感，传统山水画每从整体上观照世界，虽讲情景交融的意境，但缺少太具体的情与太具体的景，较多的是一种理想环境与理想审美感情的交融，因此才具有一种静尘器、合天人、通古今的悠远之感，才把可记的景象提升为可钦的精神境界。正是这样的认识，造就了他的人物画创作总是在品味生活中发现，在回味生活中升华，在拉开距离中表现美，形成了“当代吴家样”涵咏生活的诗意与余味。吴山明的水墨人物画，尽管有的只画人物，有的略微点景，但他善于把黄宾虹使用的浓宿墨转化为淡宿墨，尤善于精心显现人物环境的风光霁雪、云流日影，巧妙地实现了“粉碎虚空”，使“空中有画，着处无痕”，把人物与环境在相互渗化中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不仅描写了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且把自己回味无穷的审美感情投射到天人合一的宁静含蓄、光明悠远的境界中去，从而使自古以来以传神为依归的水墨人物画，成为以传神为基础，以造境为主导的新面目。尽管不能说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充分地实现了这一点，但就丰富人物画的艺术表现的途径而言，应该说，这是吴山明的一个创造。

吴山明的“当代吴家样”仍在发展，况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种艺术的长处发挥至要，其局限性也便显现得更清楚。有的批评家希望吴山明多画些洋溢奋发之情，直接参与现实的作品，眼光至为锐敏，对于从中国人物画创作全局把握导向也甚为有益，然而这些恐非已有明确艺术取向的“当代吴家样”所能胜任。我倒觉得，吴山明倘能在精勤不懈的艺术生涯中进一步强化创作意识，在保存其从原生态生活中提纯至味的条件下，与习作更多拉开距离，同时把塑造地方历史文化名人形象的意笔夸张手段用于描绘当代现实人物，这可能是他有条件付诸努力的，也将会使吴山明的艺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湖南山区西冷书画院创作基地



旅欧留影



为孙权故里龙门古镇题名



妻子为我剪发

美术史论家们常将吴山明先生定位为新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 美术评论家则多在吴山明先生的作品审美中感觉雅淡、感受清润、感慨简约，在感动中体会其个性的魅力， 在感动中赞叹其风格的耀眼。

说到个性与风格，类型极多：雅、拙、雄肆、奇崛、荒寒、清旷、幽邃、健拔、精谨、浑厚华滋、莹净空灵……可谓丰富多彩。正是这种千姿百态的丰富，才得以构成绘画史册的色彩斑斓。古往今来，卓立的画家必会有卓立的个性， 不朽的作品也必然有风格的坚挺。个性化的风格，既在习惯了审美经验之外向人们提供了新的审美享受，又在独创性上彰显了画家本身的固有天赋与艺术才能，甚至是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因此，个性化风格既为画史增加了厚重，也为画家自身奠定了标高。个性源于画家，风格也成就了画家。

就这一层而言，吴山明先生正是以自己笔下“吴家样”独步芳林，从而在画坛上别树一帜，于独标高格中迎风招展，猎猎作响。如果说一幅作品在蒙住落款的时候仍然能被人一眼认出是谁的作品，最足以表明风格的个性鲜明与深得人心，那么吴山明的作品显然是极富有这种自信的。这就是成功！这就是品牌！当品牌被仰望成大树的时候，枝叶摇曳的就不仅仅只是风光，要说还有，那就是树下数十年如一日的锤炼，是锤炼锻造了经典。

中国是盛产艺术的大国，画家更是摩肩接踵，但齐白石只有一个，徐悲鸿只有一个，黄宾虹只有一个，潘天寿只有一个……后来者中，吴山明也同样只有一个。其画，不事喧哗，无意堆砌，少有敷彩的热烈，更多的只是就着宿墨，将昨天的往事娓娓道来，将沉淀着的历史衍化鲜活的记忆。其笔，中锋运行，既沉实又豁畅，或疾或徐，一路写来，散淡、飘逸、洒脱。形神散淡中又能真气贯注，飘逸洒脱时照样力透纸背。其墨，元气淋漓，水韵氤氲，如逸兴随云而起，清流凭坡漫漶，有晕月之朦胧，薄雾之绰约，雅韵笼罩，五色迷离。其线，或蜿蜒，或劲朗，轻则行云飘忽于空，沉则流水运行于地，圆润而儒雅，饱满亦飘逸，如屋挂漏，如虫蚀木，流痕的本身就已经具足了审美的意趣。其点，亦别有风味。据说苦瓜和尚作画，最善用点：什么风雪晴雨点、含苞藻丝经络牵连点、空空润润干燥没味点、有墨无墨飞如白如烟点，什么如胶似漆邈邈透明点、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而吴山明也善用墨点，其点圆润如滴，含蓄饱绽，似坠似砸似有落地砰然之声，洋

真水无香

——吴山明作品赏析



与2002级人物班学生合影



与省、市、县各级领导一起视察街区文化



与老学生们聚会

洋洒洒间便如珠宝满盘，明净、透明，更由于宿墨的原因，点中蕴质斑驳，是清亦重，不厚而厚。其人物，听泉、观瀑、赏月、渔者、耕者、舞者……有帐篷篝火，有苗寨炊烟，有春姑簪花，有秋野策杖，有夏日的听取荷塘蛙声一片，有冬天的围炉缩颈听雪或猎马冲寒……各色人等，跃然纸上，笔墨简淡约略之际，便已形具神完气足。其境，则淡远、疏旷、高华，多河湖带柳，缓坡泻流，即便是巉岩之险与峰峦之雄，及林木之幽，也以淡笔雅墨出之。风神秀逸，韵致清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如果说风格是艺术的生命，那么也只有风格的明显才有可能使画家得以秀出尘表。但风格并非在故意的标新立异之后便唾手可得。风格既是个性使然，风格更需要内在素养的支撑，需要充沛源流的补给。风格的形成是以长期的审美思考与丰厚的审美积累为基础而建立，并且在步入社会若干时间之后使得自己极具个性的审美被群体性审美的苛求所接受所认可，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风格。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

吴山明的宿墨淡写，以及由极简约的叙说方式，极清润的绘画语言等要素所形成的“吴家样”，之所以能别具“逸格”，那也是集数十年功力与学养之后的呈现，是思考与沉淀之后的勃发。即便他对宿黑的大规模的有效使用，得于大草原写生时的偶然发现，属于顿悟，那也是在长期探索之后的灵光一闪，有触而发，举一反三。

古人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米芾说得更加直率：“平淡天真，格高无与比也。”

吴山明的作品以水墨散淡著称，淡，并非薄。淡是雅韵，是至味。诚如行事散淡的高人，秋林策杖、船头携酒、啸傲烟霞……多半是绚烂之后的归于平淡，千锤百炼才有绕指之柔。吴山明喜以雅淡的宿墨拉线、撇点，或晕染，空灵轻盈，任意挥洒。在放任的泅化中收拾流痕，以由衷的漫漶中整理思想，在自然的晕迹中

展示才气，在水墨淋漓中牧放性灵，驰骋心情。散淡的水墨放逸出朦胧的记忆与羽化般的思绪。有时候模糊是最大的约数，虚幻了梦境在真幻之间，格外绰约多姿。所以散淡并不妨碍内容的丰厚，更不会淡去人物的真切。而且吴山明所常用的宿墨，在水墨散淡中更有着另一种凝重，那就是宿墨的沉淀，如古锈蚀驳，如寿斑沉黝，这无疑使他的散淡水墨在如帖的婀娜中又凭添了如碑的静穆。这也使他的散淡水墨在虚无缥缈似有出世之想的时候，又瞥见人间烟火，可以亲近，可以触摸。

而笔墨简约，则是吴山明作品的又一特点。删繁就简三秋树，略貌取神。“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笔不周而意周也”。诚如明人李式古所赞：“不知吴，倪，沈三公，飘飘数笔，正不减千骑万乘。”吴山明的作品，虽没有以此为刻意的追求，但在造型能力极为精准、传神功夫极为娴熟之后，自然而然就会由繁而简，而且其所长的就是意笔线写，所以信手拈来，便是简朴与省俭，虽寥寥而已，顿然口目翕张，容颜已动，不但形貌毕肖，神采亦已飞扬。时下流俗，每以加法为崇尚，殊不知减法更难，千描万绘始出来，显然不能与“笔才一二，象已应焉”作同日而语。“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是说确到好处，这只是意识上的追求，不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不可能得心应手。用笔会省俭，用墨能简朴，非假以时日不可。参禅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参禅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参禅前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实山实水；参禅后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已是形神兼有，甚至是貌隐神在。可见唯有长期修为，坐忘久之，才有可能抵达笔未到意已周，墨虽断气已连，神在形前的化境。正可谓“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之物，得揖让周旋之体。”得其意、得其气、得其韵、得其神、得其势，概括，抽象，主观能动最大限度的参与，简何逊于繁？当然，此简是“先简后繁、由繁而简”之简。如此则如老庄所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吴山明作品风格的另一构成，就是清润。其墨痕清亮，笔线圆润。清则逸气飘逸，润则有湿漉漉的新鲜。画面五色和融：和融为闲雅之风，浮动于万山丘壑间；和融为静幽之致，润化于千姿百态中。神清气爽，对之如临秋风皓月，一派儒雅高旷。正如古人所赞：“运笔古雅秀美，着墨飞动，望之元气淋漓，恍对岗容川色，是为真笔墨。”吴山明喜用水墨，敷彩则少。古人还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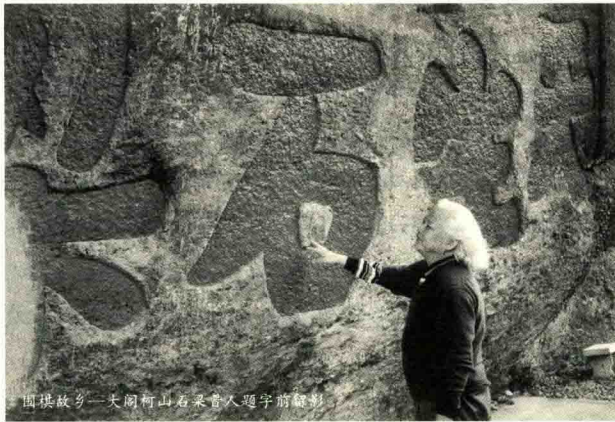


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缛。是故，运墨而色具，谓之得意。”潘天寿先生也进而认为：“水墨画，能浓淡得体，黑白相用，干湿相成，则百彩骈臻，虽无色，胜于青黄朱紫矣！”吴山明的一管羊毫长锋，濡宿墨，重水，饱蓄挥洒，笔下或线或点或画，一派湿润。有前辈大师说：“干笔易好，湿笔难工。”而吴山明偏能在湿润中将迁想妙得完成得异常的流畅，而又异常精准。尽管重水所带来的洇化漫漶是那么的任性那么的自由散漫，但他凭着数十年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早已对笔性、墨性、水性，了然于胸，一切不出所料，一切均在掌控之中，既由着漫漶的任性，也使洇化的散漫归于驯服，照样得心应手，笔下的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一颦一笔，或歌或啸，无不形神俱张。如果说湿笔妙在取韵，枯笔胜在取气；太枯则无墨，太湿则无笔。高手则能枯中求韵，湿中得骨。吴山明自是深谙此道，个中三昧，会悟至深。他常以破墨在模糊中求清醒，在清醒中求模糊。而且下笔松灵，乱而有理，淡而有质，气骨自至。由此也证悟了“米襄阳之湿皱带染，满纸淋漓，而有层次井然之妙”，足以与倪云林之渴笔纵横，同臻化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山明善用宿墨，昔日的沉淀随淡笔而行，或散或结，成为又一种意义上的岁月留痕，凭添了淡墨中的“钙质”，强化了线，厚重了点，使得湿润中有渴，润中自苍。似如鼎孟钗股，珠玉瓦石熔于一炉，轻声细语自有音色的浑厚，活笔淡写时，在帖意灵动之外亦别添碑版的沉凝。而且之种别具一格的笔墨效果，使得吴山明的作品进可深入地刻画形神与传情达意，退则又能表现笔墨的韵味与韵律之美。所以有人说，由元代开始出现的以书入画的风尚，到了明清以后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特质，那就是笔墨本身的审美价值在文人画中的独立。

我看到吴山明先生常用的一方押角章，叫“无声之诗”。他的“无声之诗”散淡、简约、清润、风神绰约，韵致秀婉，虽不是金戈铁马，但被“杨柳岸晓风残月”所醉的江南自然是又一番景致。低吟浅唱，尤需要线竹管弦的和声。

画风中的逸格，就是绚烂极归于平淡，正所谓“真水无香”。

Wu Shanming



Wu Shanming was born in 1941 in Pujiang County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He graduated from China Academy of Arts in 1964, majoring figure painting, and then he started teaching in the academy.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Wu is a professor and a tutor of doctoral degree students. Wu is also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Zhejiang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chairman of the Hangzhou Artists Association. Wu has also assumed the positions of Member of the National Stamps Evaluation Committee, Member of Works of Art Evaluation Committe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Director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Department,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Wu has such dissertations and publications as *Collection of Wu Shanming's Paintings*, *Selection of Wu Shanming's Freehand Figure Paintings*, *Collection of Wu Shanming's Ink and Wash Sketches*, *Course of Sketch Freehand Portrait Painting with Chinese Brush*, *Chinese Freehand Figure Painting*, *Collection of Wu Shanming's Works of Ink Figure Paintings*, *Collection of Wu Shanming's Masterpie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etc.

In 1997, a special program on Wu Shanming was broadcast in China's CCTV.

In 1999, invit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Wu prepare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as gifts for Chinese premier'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4-2005, the People's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Wu Shanming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ers*.

The Beijing-based Rongbaozhai (" Studio of Glorious Treasures") published *Wu Shanming's paintings and Draft Paintings*.

And Wu's paintings were selected into the First and Second Beijing Bi-annual International Art Shows.

And in 2005, Wang was invited to prepar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as state gifts for Chinese president's official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7, Wu Shanming was chief drawer of "Sun Zhongshan Watching Tide in Haining", and "Zunyi Meeting". His "Research on the World of Traditional Imagery Expression of Chinese Painting" was listed as state key research program.

"Prose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published by China Academy of Art

"A Painting Collection of Wu Shanming" published by "China Daily"

